



01

BEAUTY ON A SUMMER DAY

鄧南光「ぼんち」美學的創作情懷

BEAUTY ON A SUMMER DAY

Teng Nan-Kuang's Creative Sentiment on the Aesthetic of 'Bonchi'

文 | 陳飛豪 圖 | 亞紀畫廊



02

「千萬不能成為少公子（ぼんぼん），要當少爺（ぼんち）…這句話意味深長。少公子是指有錢人家的兒子；少爺雖然也是有錢人家的兒子，但做事有魄力，腳踏實地……。」

——山崎豐子（Toyoko Yamasaki），
《少爺》（《ぼんち》）

日本大阪人大多稱富貴人家的子弟為「少公子」（ぼんぼん），但對於那些具有魄力、腳踏實地，即使放蕩不羈，即使花天酒地，仍然對人生負起應有責任的少公子，則是充滿敬愛地稱之為「少爺」（ぼんち）。（註）出自於對家鄉大阪的熱愛，作家山崎豐子則以小說《少爺》（1959），記錄了這類具有大阪特色的「少爺」，擅長扭轉性別情境的她，則是以一名出生於大阪女系家族的少爺喜久治的故事，談述他在上流家族中的生活與抵抗體制的經過。有趣的是另一位作家夏目漱石（Soseki Natsume）也有類似主題的作品：《少爺》（1906），只是這本書的日

文原名為「坊っちゃん」是關東腔中的少爺，同樣是對陳腐體制的批判，但夏目漱石在此書中的筆風輕快犀利，讀起來令人大快人心，因此成為了日本著名的國民小說。

出生於於新竹北埔客家望族的鄧南光，1924年即遠赴日本讀書，並就讀於法政大學經濟系，參加該校的寫真俱樂部後，便與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富裕的家族背景，讓他能在青年時期就開始無後顧之憂地悠遊在藝術創作的世界。身為台灣攝影先驅者，他與張才、李鳴鵬三人有「攝影三劍客」的美名，而他來自望族的家世背景，風流倜儻地悠遊在當時帝國五光十色的台北與東京都會，再加上對攝影的熱忱、專注與投入，在台灣攝影史上似乎就是位形象鮮明的「ぼんち」（少爺）。鄧南光在1932年投稿日本《相機》雜誌入選的《酒吧女》想必是他「ぼんち」美學的代表作，畫面上嬌俏的酒吧女身處於充滿幾何趣味的華美佈景，仿若當時絢麗帝都風景的一塊時間切片，亦反映出當時仍是大學

- 01 本次亞紀畫廊以前輩攝影家鄧南光為主角，以其留下的系列作品「Beauty on a Summer Day」為貫穿展覽的重要主題。
- 02 鄧南光「Beauty on a Summer Day」系列作品之一，作於1961年。

生的鄧南光，初探此地的浪漫想像與情懷。

鄧南光的隨寫攝影與人像創作中，一直有種無以名狀的輕鬆，以及自在的漫遊者趣味。上月在亞紀畫廊開幕的展覽：「Beauty on a Summer Day」系列，或許是他另一種寫真風格的再發現。從作品題名看來，多了份詩意情懷，但若一一檢視這系列連作的影像，相較於以往常見隨拍感十足的作品，則多了一份靜物式的靜謐與安詳，並在某種程度來說，也承繼了過去部分鄉愁式的影像主題，透過廟宇雕飾、香爐剪影、交趾陶、藝旦人像的取材交織出另一種南國情調的獨特風味。

本名鄧騰輝的鄧南光，「南光」這個同樣用來為自己的攝影器材店命名的別名，其意旨來自於因為台灣位於南方，亦有希望在此地將攝影藝術發揚光大之心願：一種屬於「ぼんち」的雄心壯志。「南方之光」也令人想起另一位在日本學成後返回台灣發展地方文學的作家西川滿（Mitsuru Nishikawa），當時返台之際恩師吉江喬松（Yoshie Takamatsu）以一首詩作勉勵：「南方是光的源泉，賜給我們秩序、華麗和歡喜。」相互對比之下，光之源泉的南方所在，彷彿是那個時代藝術創作者們的另一個想像之所，一個在暗黑夾縫中的耀眼時光。

註 參考自山崎豐子小說《少爺》。